

走，去看看那湾长江

汤世杰

顿生从容。其时的永叔先生尚未自称“醉翁”，初到夷陵也曾郁郁寡欢。在夷陵任上虽仅年许，他却留下了五十余篇（首）诗文。其《望州坡》诗曾云：“闻说夷陵人为愁，共言迁客不堪游。”足见当时心情，而紧接的一句“崎岖几日山行倦，却喜坡头见峡州”，已略有欣喜。当黑夜过去，一篇《至喜亭记》，正是他献给世人的欢喜。如今，横跨长江的至喜大桥，恰是据此命名的。几年后他早已离开夷陵，所作《和对雪忆梅花》却有句云：“昔官西陵江峡间，野花红紫多斓斑。惟有寒梅旧所识，异乡每见心依然。”野芳斑斓，寒梅旧识，皆是与一方山水暗通歌曲的知性知心，诗人始终铭记着的，正是那湾江流与小城给予他的深情抚慰。

诗中的“野花斓斑”一语，常让我想起他那首《戏答元珍》中的“野芳”：“春风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见花。残雪压枝犹有橘，冻雷惊笋欲抽芽。夜闻归雁生乡思，病入新年感物华。曾是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。”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（1036年）。初到峡州，欧阳修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（字元珍）交好。红尘世间，人人和人莫过两种吧，或虽朝夕相对，却厌倦到终老；或远隔江湖，却怀念到哭泣。丁宝臣久闻欧阳修诗名，有诗相赠，欧阳修乃作诗以答。小小山城荒僻冷落，残雪累累，冻雷殷殷，却暗蕴生机一片。想起自己以多病之身在时光更迭中的客子之悲，以及早年作客洛阳，稔熟于洛阳牡丹的踌躇满志，遂有今日山城野花虽晚，自己全不在意之叹。一首看似寻常的应酬诗，透露的却是决不气馁的追求与志向，及极富哲理的人生思考；挫折虽叫他心潮难平，甚或有些许迷惘，但“野芳虽晚不须嗟”，来日仍可期待。人有志，竹有节。《东湖志志》（宜昌曾名东湖县）亦有载：欧阳修主政夷陵期间，“为政风流”、“教民礼让”，夷陵迅即“风移俗易”。足见他后半生的成就，早在夷陵已打下根基，且为后人认可。清人袁枚以翰林政官江南时，友人曾援引欧阳修驻足夷陵一事劝慰：“庐陵事业起夷陵，眼界原从阅历增。”

一晃，千百年如江水流去，上自屈子、昭君，下至唐宋之际白居易与元稹及其弟白行简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的前后“三游”，以及李白、杜甫等一应诗人大家，无论行经一瞥，轻舟已还，还是午夜借宿，驻留为官，皆已从那个小城悄然走过，历史的纷繁足音，悄然回荡于一线峡江的江天之间。城虽已非当年之城，倒是诗在、情在。

临江而行，从穿过三峡大坝变得清澈的江水里，我竟看见了自己。江边，有人正以一根钓竿“甩钩”着一条大江。小小人影与一条大江相比，何足论也？而那副情景，正可吟宋人诗句：“多少侯门天样阔，算来何似钓船宽。”长江自不会拒绝一叶蚌蜃小舟一张轻盈白帆，就连江边的土岸，也有情有意：岸在说，你是我千古浩荡的江流；江亦知：你是我分秒不舍的伟岸；紧挨着，无论冲刷浸润，亦自古直到如今。那也是一种爱吧。算来从生长于斯到十八九岁离家求学，与那湾江流亲近得毕竟短暂，当记忆的山林白云拂动时，生命已然迟暮。而此時，心中就像那天早晨我吃过的一个家乡糯米油饼一样，还是儿时味道，轻尝一口，整个生命，刹那间就芬芳四溢了。

欧阳修早已走远。心里有一条大江的人，或跟大江一样，年年岁岁都是浩浩荡荡的吧？

2018.4.5 清明 于昆明

傍晚的余晖从南窗映射过来，为赵红育的脸打了个轮廓光。绷架上五颜六色的丝线，和绣绷上的图像，在低矮晶亮的灯光下，漾着明艳而又和谐的色泽，凸现出绣品异乎寻常的艺术感染力。这是幅“精微绣”《桃园三结义》，三位戮力同心的江湖汉子在桃花盛开的园圃设案焚香，义结金兰，这个经典的历史故事所应有的庄严神圣的氛围，和不同人物的表情、身姿，以及相应的道具，在窄小的绣绷上都有着栩栩如生的呈现……

眼看着作品进入收尾阶段，赵红育分外细心收拾，手中的丝线随着绣针的上下上下，时长时短，图案越来越清晰明朗。她的思绪在翻飞飘忽，耳畔仿佛传来那首《绣荷包》：“初一到十五，十五月儿高，那春风摆动杨柳杨柳梢。三月桃花开，情人捎书来，捎书带信要一个荷包袋——”这浸透了青春、爱情、和对未来幸福企盼的咏叹，不知从何时一直回响到现在。

刺绣，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虞舜时“衣画而裳绣”，在素白的衣服上刺绣朱红的花纹；“素衣朱绣”“戴衣绣裳”；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，出土的大量丝织品，在绢、纱、罗的桑蚕丝绸底料上的长寿绣、茱萸纹绣、云纹绣等，线条流畅，构图紧密，针法整齐，已有极高的工艺表现。它曾是闺阁少女们的必修课，母教女、嫂教姑，代代相传，小到围腰、荷包、花鞋、肚兜，大到婚嫁时的嫁衣、被面、帐幔、枕套……一幅幅绣品中尽显聪颖才智和巧思风流。

赵红育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无锡女子，十三四岁时就能手纳布鞋底，密密麻麻的针脚，齐整结实。“上山下乡”阻断了她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前程，她阴差阳错成了无锡中华绣品厂技校学习刺绣的小学员。纺织女工的母亲善于绣花劳作的身影，给了她最初的刺绣启蒙。当她坐在绣绷前试着穿针引线时，母亲手绣的鲜艳光亮的枕套，上面开屏的孔雀和喜庆的茶花，边角翩跹的蝴蝶，无形之中都成了最初的样本……时代的机缘加上

笔会

一面无限同情，一面冷静到冷酷

——读福楼拜《包法利夫人》

邹世奇

不知学过文学史的人是否都有这个问题：越是对名著，越容易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——太熟悉了嘛，还需要读吗？对于《包法利夫人》，我就属于这种情况。今年春节我捧起这本书，一开始是不太沉得进去的：现实主义巨匠的手笔，一心要把整个十九世纪法国从卢昂到乡村到小镇的风貌，把主要人物的形貌、命运密码一起统摄进这前半部，情节蜗牛式推进，大段景物、细节描写，沉闷得令人几欲弃读。这时我的文学史总算起了点作用，令我坚持过前三分之一，果然，后面的故事急管繁弦，一步紧似一步，一口气读完，掩卷犹自震荡不已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想读这部小说，千万不要在开头就放弃。

包法利夫人的闺名叫爱玛。爱玛在修道院接受了不错的教育，懂音乐，爱读小说。她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，敏感、纤细，向往浪漫爱情、精致生活，却偏偏是一名农家女，注定不可能像她那些非富即贵的同学那样嫁得好。她嫁给了一名小镇医生，婚后也曾把爱情理想寄托在他身上，却很快发现他平庸、不解风情——他连她看的戏都看不懂。他深爱她，爱她出众的姿容，爱她灵魂里的精致、浪漫和诗意，越是

自己匮乏的越爱，越是自己不懂越爱；但因了他的匮乏和不懂，他的爱对于她毫无价值，好比她渴得要死了，他给她的却是一整个海洋。于是我们看到她郁闷、哀伤、烦躁，各种“作”，却又痛苦得那样真实，“作”得那样有理有据。

为什么会有人相信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呢，这可能是原因之一——没有读过那么多书的女子，是不会有爱玛这种烦恼的。一个在书里见识过美好和浪漫的人，你让她接受现实的贫瘠和无趣，分外艰难。当然不是文学辜负了她，而是她读书没有读透，吸收了太多非日常的东西。爱玛这种女子是如此熟悉——谁的熟人里没有一个个半“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”的女文青呢，她也许就是我们的小同学、邻居、朋友，甚至就是我们自己。福楼拜说：“此时此刻，我可怜

的包法利夫人想必同时在法国的20个村庄里受苦、哭泣。”才华不足以改变命运的人，都可能是潜在的包法利夫人。

心底的欲望一直被压抑，是一定要有一个出口的，爱玛找到的这个出口，是恋爱，与她心目中的“上流人士”恋爱。她先是与大学生公证员莱昂有了一段柏拉图爱情，这说明她原



本是想做个“好女人”、发乎情止乎礼的。随着莱昂的离开，那段情春梦了无痕，她重新堕入危险的空窗期，这时猎艳老手、乡绅罗道尔弗出现了。在他粗鄙而猛烈的攻势下，她迅速沦陷，做了他的情妇。现实多么荒谬：一个要浪漫爱情，一个只想猎艳，明明鸡同鸭讲，居然也能蜜里调油。直到爱玛一再逼对方与她私奔到意大利，他才仓惶逃走。爱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大病一场，康复后变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，狂热于施舍行善。其实她的主也好，情人也好，都只是精神空洞的填充物，是溺水者的那根稻草。

这是命运对爱玛弱弱地敲了一下警钟，但她完全没有听到：出轨期间，她为赠送对方名贵礼物、准备私奔而欠下一笔债，她丈夫借新债还了旧债。之后，她与在卢昂做书记员的莱昂重逢了，这一次，隔在两人间的羞耻障壁已然薄了很多，如同天雷勾动地火，她几乎立刻就与莱昂在一起了，并在卢昂租了旅馆作爱巢。她在丈夫面前撒谎，每周去卢昂和情人幽会一次，开启了她生命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开始了在悬崖上的一路狂奔。她负担着偷情的绝大部分费用，流水一般地签借据，一步步逼近自己最终的命运。

福楼拜说：“我就是包法利夫人。”谁心里还没有一点欲望、一点非分之想呢？谁不曾贪求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？佛说：不可强求。可金庸小说里的女子说：“我偏要强求！”不同的是她真的强求到了，因为她的资本足够强大；资本不够的普通人，如果机缘凑巧，就一定不会成为包法利夫人吗？我们难道不会对她那哪怕

是缘木求鱼的寻梦之旅怦然心动、心有戚戚？

茨威格说：“她那时候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”对玛丽·安托瓦内特皇后尚且如此，对爱玛自然更不会例外。命运之神总能准确地扣到每个人的命门，为爱痴狂的女人，心里连自己亲生女儿的位置都没有，既然她不会像安娜·卡列尼娜那样内疚自戕，那就从外部、从经济上摧毁她。“从第三卷第四章起，命运——在福楼拜的驱使下——开始以精确的步骤

毁灭爱玛。”（纳博科夫语）。催债单雪片一样地飞来，紧接着，法院文书到了，她必须在24小时之内还钱，否则她的家就会被查封、拍卖。她被逼无奈依次去向她的两位情夫求援，得到的不过是逃避或拒绝。悲愤、走投无路的她吞了砒霜。

此后，福楼拜充分展现了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外科医生般的理性和精确，他详细描述了服毒后的爱玛所承受的令人恐怖的痛苦，无限接近人所能想象到的肉体痛苦的极致——仿佛前面娓娓道来、不厌其烦的铺叙，都是为了最后这力道千钧的致命一击。白居易写杨贵妃的死，是“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”；曹雪芹也不会写吞金后的尤二姐如何辗转呼号、扭曲痉挛；施耐庵会写潘金莲如何被开膛破肚，但那是

对作者所唾弃的淫妇；只有福楼拜，一边无限同情，无限悲悯，一边冷静到冷酷地叙述爱玛所付的可怕的代价。在承受了最惨烈的痛苦后爱玛终于死去，但悲剧还不算完：她已经破产的丈夫终于看到了情夫给她的信和照片，这才对她出轨的事实如梦方醒，并在她生前常与罗道尔弗调情的花棚里心碎而死——法医查不出任何病理原因；她安琪儿一般的女儿，在飘零流离、寄人篱下之后，被送到纺织厂当了童工……爱玛真是为她的任性付出了最彻底的代价。

在这个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结局逐渐呈现的过程中，福楼拜不忘让空中飘下唯一一片绿叶：当被问及如何处理妻子的后事时，悲痛欲绝的医生丈夫提笔写道：“我要看她身着婚纱、穿白缎鞋、头戴花冠入葬。让她

的长发披在肩上；三副棺槨，分别用橡木、桃花心木和铅。什么也不用对我讲，我会挺得住的。要用一幅整块的绿丝绒盖在她身上。”爱情让人变成诗人。整部小说里的人物或庸俗或卑琐或浑身浸满毒汁，几乎人人都

人在欲望的泥淖中打滚，唯有这位丈夫，藉由对妻子深沉的爱获得了灵魂的救赎。

把一个悲剧故事写出史诗般的恢弘壮丽，写出令人颤栗的命运感，让一个人物戳中人性的痛点，这便是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力量。

筆會

克劳迪娅

（油画）

陈子君

寸马豆人的“精微绣”

山谷

心智的契合，赵红育从此被尺余宽的台面所吸引，开始了自己的刺绣人生。

赵红育的师傅是著名“锡绣”艺人华慧贞，在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，她迅速地敲开了刺绣的大门，手绣、机绣，单面绣、双面绣……以针代笔，以绢素为纸，以丝线为朱墨、铅黄，绣过《猫》、《月季花》……技校三年毕业后，她被留在中华绣品厂创作室，两年机绣打样，翻样，设计，白描，配色，针法，无数个日日夜夜，让年轻的赵红育经受了刺绣各种基本功的训练，技艺上入了堂奥，尔后她被调到无锡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刺绣的研究和创作。

在粤绣、苏绣、湘绣、蜀绣四大名绣中，无锡刺绣归类于苏绣，明清时它的历史和影响，其实更胜苏绣一筹。清代刺绣大家丁佩寓居无锡，创立了“闺阁绣”，并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刺绣的专著《绣谱》；无锡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刺绣教育机构——锡山绣工传习所，许许多多的闺阁女子倾心于这门手工艺，它的绣品题材和风格，及其多为缠针、列针和散套针为主的绣法，与“苏绣”融为一体，被誉为“精细雅洁”。

当她所在的研究所制定“锡绣”新面貌的战略规划时，一项缘于典籍记载的故事跃入眼帘：年方十七的南海姑娘，能于一尺绢上绣《法华经》七卷，字之大小，不逾粟米粒，而点画分明。于是，绣出无锡特色的绣品，创造出超越历史的作品，成了赵红育和她的同事们的奋斗目标。

经过反复设计和尝试，26岁的赵红育终于拿出了合乎自己标准的双面

绣作品《寿星图》，在这幅只有5厘米高、火柴盒大小的寿星袍服上，她绣上了108个篆书“寿”字，且正反两面完全一样！

“精、细、美！”方方面面的好评和接踵而至的各级奖励，预告了这种表现形式的前途、价值和特色。赵红育的团队将之命名为“精微绣”。这是与以往刺绣作品形式和表现迥异的创新之路，对于赵红育本人也是灵魂的吸引，从此，她与“精微绣”紧紧地拴在了一起。这一干，就是几十年，没有挪步，没有旁顾，没有懈怠，在几十公分宽的台面上目不转睛，手不停歇，从满头青丝到鬓发斑白，花色图案在流淌的岁月

中渐渐变幻出它们美妙的容颜，继而惊艳人间！一门技艺要更精更深深地发展，仅靠手巧远远不够。刺绣需要蓝本，更需要具备慧眼，从题材的选择，到与刺绣工艺相关的画稿的确立……没有针线以外的功夫是难成气候的。初中毕业的她，业余时间继续寒窗苦读，审美的眼光随着知识的丰富和眼界的开阔而高远。她开始把历史文化内容和民族传统的经典故事描摹在绣品上，从而有了与前人绣品不同的新境界，“气韵既已高矣，生动不得不至”，“气韵既已高矣，生动不得不至”，《饮中八仙》《丝绸之路》《阿房宫》《击鞠图》……一件件尺幅极小，故事丰富，人物众多，但又精致入微、栩栩如生的绣品让人驻足流连，陶醉沉吟——

《丝绸之路》。在长38厘米、18厘米宽的窄小画面上，浩浩荡荡行进着一队驮运丝绸的商旅，21匹骆驼、24个人物、3条狗、5头毛驴、4匹

马——乱针绣的骆驼，高低错落有致，多套咖啡色线，参以淡胭脂、橘黄、墨红、灰等色，于统一中又富于变化；小乱针、施针、平套针、散套针、滚针等绣的人物，不同的表情和身姿，不同的衣帽款式和质地，手执马鞭的，怀抱琵琶的，口衔乐器的……不同物体、不同形象、不同风格的元素表现，几百种颜色丝线的交汇勾连，汇聚到只有0.6平方米的绢面上，寸马豆人，却又点划分明，须眉必现，神情各异。

《击鞠图》表现的是唐代宫廷时尚的马球运动。14位宫廷美女，手执击杆，策马逐球，欢腾于长66厘米、宽28厘米绢面之上，人随马动，你追我赶，马嘶人欢，腾挪昂止，球杆或高举或下击，骏马或昂首四蹄如飞，或低垂原地转圈，马匹策跃之态、人物俯仰之姿，交错其间……绣品色调

既统一又丰富，丝理转折自然，不同的针法和不同粗细的丝线，尽显丝绸的亮泽和柔美。有多精微？人物脸部只有黄豆大小，其轮廓依然有五种不同深浅的丝线铺绣，五官直接用丝线绣出，最细之线为一根蚕丝线的七部！放大镜下人物神情依然惟妙惟肖，可以看出清骑马人的神态，甚至马脚上飘起的须毛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“精微绣”缘于题材内容和精细的工艺表现，升华为艺术品，而不再与日常生活相关连。刺绣的艺术空间扩大了，市场需求的

空间却不可避免地变小了。眼看着身边

的同行，昔日的同伴同事因为生计和出路一个个转身离去，偌大的锡绣舞台，只剩下赵红育的一方绣绷，依然在市场的风雨中挺立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坚守。

她独自扛起了国家级“非遗”传承人的使命，在惠山镇青砖平房的“红缘阁”内免费带徒授艺，在红豆商场定期举办刺绣讲座，在大学课堂讲授手绣技艺的继承与发展……这是一个人的舞台，赵红育在落寞中保持定力，在冷寂中初心不变。一旦绣针在手，手随心动，一针一线、一毫一厘、一分一寸，当黑白的墨稿被赋予生命的色彩，外面的喧闹似乎都渐渐远去

了……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舞台。



赵红育的「精微绣」《丝绸之路》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